

39

新疆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1

新疆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从入狱到出狱.....马肇嵩 (1)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六年在新疆盛世

才狱中对敌斗争活动大事记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爆炸在兰新公路上的地雷声

.....杜学增 (28)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赴新疆干部队的遭遇.....潘荣立 (33)

一九四五年朱绍良派班淦赴塔城“宣慰”始末

.....欧阳文麟 (37)

西路风云.....普之铭 (49)

国民党第七预备师兴亡史略.....杜学增 (58)

阿克苏地区和平起义的回忆.....包奠华 (66)

哈密抢劫亲历记.....赵世英 (80)

和平解放前夕的新疆省党部.....李帆群 (84)

马次伯与《新文报》.....王孟扬 (91)

马宵石与未出世的《大西北日报》.....王孟扬 (99)

清末至杨、金统治新疆时期的赋税制度与县长

.....柴恒森 (106)

杨增新治新时的一些怪现象……………潘祖焕(114)

清末至杨、金统治时期的新疆教育概况……………柴恒森(119)

七十年前新疆手工业概况……………吉 六(129)

新疆火柴工业创建情况简介……………王在文(137)

资 料

新疆省政府委员名单……………(145)

新疆和平起义前张治中与陶峙岳、包尔汉来往电文
……………(146)

从入狱到出狱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六年在新疆
盛世才狱中对敌斗争活动大事记

马肇嵩（马锐）

作者按：一九六八——一九七三年近六年中，我被关在林彪、“四人帮”所设置的监牢。先是在和田（一年），后是在乌鲁木齐（五年）。当年以康生为头子的专案组诬指我们于一九四二——一九四六年住过盛世才国民党监狱并在一九四六年六月被释放回延安的大批同志是叛徒。这篇大事记就是一九七二年十一月我向专案组写的许多材料中的一份。材料中以历史的铁的事实说明了：我们这批人是党的忠贞战士，决非叛徒。借以痛斥与揭露了林彪——康生——江青等反革命集团对我们的诬蔑与陷害。兹特重抄，供写党史者参考。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一日

(一) 软禁时间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七日至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
在迪化三角地“临时招待所”)

1. 一九四二年九月，正当八路军驻新办事处全部人员被集中在迪化市南郊“八户梁”，一方面积极筹划撤离新疆的准备工作，一方面组织整风学习的时候，九月十七日午睡刚起，盛世才以请客为名，抓走了林基路、李啸平、李志梁、胡鉴、王谟、于村、白大方、曹建培、陈浩然、段进启、马殊、刘勉、伍乃茵、陈茵素、张玉兰和我，禁闭于迪化三角地“临时招待所”院内。院内可以自由散步，各房可以串门，给报纸看，十人一桌吃“客人”饭，有“招待副官”，称我们为“先生”，但不许出大门，围墙四周军警布岗，严密看守，是为软禁开始。

2. 翌日，我们即成立了临时党支部，以李啸平为书记，林基路、李志梁、胡鉴为委员。分了几个党小组，我分在以林基路为组长的小组。

3. 在支部领导下，开始组织学习。九月下旬至大约十一月，学习中心是继续整风，以毛主席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为中心材料，以整风的十几个文件和陈潭秋同志关于整风的动员报告为辅助材料。当时没文件，凭回忆，组织大家漫谈讨论，目的在于提高觉悟，如一旦正式被捕入狱，要坚持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学习中由个人谈学习心得体会，表示决心，由李啸平向大家讲述了肖楚女、恽代英、方志敏等烈士的英勇斗争事迹。同时，每日还以约二小时学习俄

文，个别同志学文化。

4.十月以后至大约十一月底，先后自南疆调回来的谷志远、谭桂标、许亮、高登榜、郑亦胜也押在一起，参加了学习。

5.大约十一月某日开始，一部分时间整风学习，一部分时间学联共党史。至次年二月底止，学完了联共党史上半部。

6.这期间，大约是十一月，曾由李甯平手持一纸条向大家传阅，纸条上陈潭秋亲笔写了“我一切如常，勿念。徐杰”等字样。同时，由八路军办事处临时驻地“八户梁”给每人送来约新疆币三十元。

7.这期间，从报上看到国际上大事有：第三国际解散了，斯大林格勒战事发生了根本有利于苏联的转折性变化；英美故意拖延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斯大林答美国记者问时说到没有第二战场苏联也可以单独击败德国法西斯；美国副总统威尔基衔总统罗斯福命为撮合国民党与苏联的合作，先去重庆，后又经新疆去了苏联，对记者所发表的谈话称，中苏大片土地接壤，应是合作；国民党通讯社则大肆宣传第二战场，应是先在亚洲开辟抗日，后在欧洲开辟抗德的“先亚后欧论”。

8.此时，新疆政局从报纸上可以看到：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成立了；国民党驻迪化外交特派员公署成立了；盛世才派其办公厅主任彭吉元去了重庆，约于十二月前后回到迪化。

9.从一九四三年开始，哨兵对我们监视加紧。入夜，岗哨放到了我们宿舍的二层楼梯口上，夜去厕所所受到盘问。大家警惕地烧毁了各自的学习笔记，并进一步作好应变的准备。

10.一九四三年二月初，一天忽然停发报纸，预兆事变即将到来。支部由林基路赶快写了对盛世才停发报纸的质问信，并予发出。

11.二月七日夜，我们一一被点名叫出，分别用车押往第四监狱东院。

（二）第四监狱东院时期

（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夜至一九四三年三月）

1.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深夜，我被送进了正式的囚牢。同号有李志梁、王谟、于村。整夜没合眼，四人小声漫谈，认为这是盛世才跟我们中国共产党彻底翻脸，完全倒向了国民党蒋匪怀抱的表现。自此，我们对他不应存有任何幻想，一切威胁与利诱，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予以击退。要变监狱为对敌斗争的大学校。

2.二月八日晨，向狱卒索纸笔，狱卒仅拿来一支短铅笔和写有“案犯请示单”字样的窄纸条，由李志梁撕去了“案犯请示单”的条头，在条上写了我们没有犯罪，为何要捕押囚牢等字的抗议书，让狱卒转交盛世才。

3.次日晨，听见胡鉴去厕所途中说话的声音，傍晚又听见陈浩然斥责狱卒的声音，料定这院内住有我们的人，商定要设法与他们打通联系。

4.一连几天，从铁窗口观测着牢门外的一切动静。没有书读，没有笔写字，没有报纸看，四人就商定分别由各人有系统介绍各自在新疆工作的情况与经验。我谈了先后在和田、博乐文化教育岗位上的情况，李志梁谈了在喀什、巴楚

等地政权工作情况，王谟谈了在喀什报社工作情况，于村谈了在迪化工作情况，并详细介绍了所见所闻。

5.还是在二月八日夜，狱卒送来铺盖时，因未见送来书籍，当即提出质问，并让转告狱方当局和盛世才：迅即发还一切书籍。隔了几天，送还了我们的马列主义书籍，内有毛泽东抗战救国言论集和新疆当地翻印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等书和一些古文及俄文书。从此开始了正式学习。没表计时，便用土香（狱方发来供熏房内大小便臭气用的）计时，约每日点六——八根香，其中三分之二的时间学习马列理论，三分之一的时间学文化或俄文。没有纸，便用狱卒发来供大便用的麻纸代替；没有笔，便用牙膏铅皮翻过来卷成铅笔。大约二月的后半月，这期间我读了中国革命运动史和毛泽东抗战言论集的一部分，和俄语读本第二册的一部分。李志梁读了《进一步退两步》等理论书籍和一本古文书的一些片断。王谟、于村也各读了一些理论书。

6.二月下旬至三月中旬，我们号子四个人均各就本人所读理论书及古文书所获心得，彼此作了汇报交流，其中今日记忆犹新的是李志梁就所读近代文学选篇作了关于自戊戌变法以来中国的文化启蒙运动的心得体会发言，阐述了近代中国历年名人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经过，直到马列主义与中国结合，中国革命开始面貌一新的情况。

7.没有报纸看，便在去厕所、放风场的路上，拾狱卒丢下的烟尾巴（狱卒多用报纸卷莫合烟，剩的烟头多丢在路上），打开烟尾巴有时也可看到一点零星消息。

8.二月底开始，每月一次收到李志梁爱人伍乃茵同志送来吃的、穿的、用的。记得第一次送来的东西中有苹果，一

只上刻着：“咫尺天涯，欲言难语；望君珍重，健壮而还。”另一只上刻着：“咫尺天涯，欲言难语；望君珍重，后会有期。”

9.三月上旬的一天凌晨，从放风场回号过劳窑门前时，胡鉴攀在铁窗上，用手摸腮示意胡子（指李啸平），并向右侧挥手示意李啸平昨夜已被提走。就在这几天我们两号便在厕所里建立了通讯联系，获悉李啸平于三月上旬被提走一直未归来，料是过堂去了。打通联系是在狱卒与墙头武装岗哨严密监视下进行的，历经重重困难才得手的。

10.约是三月下旬的一天，与五号也打通了联系。从其来信中获悉：林基路、马殊在“三八”节前后调走了。一直未归，料定是过堂去了。该号现除住高登榜、曹建培、段进启外，还加了一个不久前从原八路军办事处临时驻地“八户梁”捕来的陈谷音。陈谷音带来了一些办事处的消息，说是办事处自我们这批人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七日被捕以后不多久，大门外已军警布岗并将门外窗户全部钉死，不许办事处的人自由外出，为此也进行过面对面的斗争。但在院内直到现在还是自由活动的。陈谷音还说“自己头发已白了一半，希望同志们多加指教”，令人捧腹而笑的话。

11.与胡鉴他们交换了对时局的估计，都感到由于李啸平走后未归，定是过堂去了。为着配合他在法庭上的斗争，为着先发制人地不让盛世才对我们有任何幻想，有必要采取绝食斗争和写抗议书以抗议逮捕我们。但感到各号单独斗争是力量单薄的，必须联合同院各号一致行动。于是就着重致力于打通与其他号的联系。胡鉴、白大方他们还与我号用斯大林所著《列宁主义问题》一书建立了通讯密码。

12.五号牢给我们第一次信中便转过来林基路同志在离

牢号前不久写成的两首歌，一首是《囚徒歌》，全歌内容是：“我嗒泪低吟民族的史册，一朝朝，一代代，但见忧国伤时之士，赍志含愤赴刑场。血口獠牙的豺狼，总是跋扈嚣张。哦！民族苦难的亲娘！为你五千年的高龄，已屈死了无数的英烈。为你亿万年的伟业，还要捐弃多少忠良！铜墙，困死了报国的壮士，黑暗，吞噬着有为的躯体，镣链，锁折了自由的双翅。这森严的铁门，囚禁着多少国土！豆其相煎，便宜了民族仇敌。无穷的罪恶，终叫种恶果者自食。难闻的血腥，用嗜血者的血去洗！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贞守立场！砍头枪毙，告老还乡，严刑拷打，便饭家常。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贞守立场！掷我们的头颅，奠筑自由的金字塔。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

另一首是《思夫歌》，是林基路代其爱人陈茵素写的，内容全文是：“怀念那牢中的猛虎，是我梦里的人儿。苍天为我叫月儿缺圆，夜色荒芜；草木为我在窗外含愁，月夜悲哭！可恨那丑恶的老鸦，披着孔雀的羽衣彩裳，挥动着柔情的胳膊，露着温香的胸脯，骗去我信义的丈夫！猛虎落在囚笼，红颜变成寡妇！莫再说红粉佳人，我但愿拿起长剑，去为郎复仇！也不要为郎憔悴，我但愿振臂挥拳，高挺着胸脯，迈开坚实的脚步，跟我可爱的人儿，踏上斗争的征途！丈夫啊！你不要焦虑，你坚持节操，一旦光明到来，你就回来，拥抱，拥抱！”这两首歌词感人至深，并由陈谷音同志谱了曲，曲调也雄壮有力，成为我们牢中每日起床时必唱的歌曲，鼓舞着我们奋勇对敌作殊死的斗争。在五号牢来信中，还曾提到林基路同志写了第三首《思春曲》，但始终没传过来。

13.为竭力设法弄到最近的报纸新闻，虽然尽量拾取狱卒卷吸莫合烟投在放风场上的烟尾巴，有时从中也可看到一些片断的国际国内消息，但为了寻求更多的新闻，有一次，我们四人预先计划好：设法利用放风机会趁狱卒停留在散步场时，由我们三个人用拉话方式，拖住狱卒，由李志梁一人先回号路过狱卒住房（该住房紧靠我们牢号）时，闯进去拿去放在该房桌上的报纸，从拿来的报纸中我们看到苏联红军已经打过第聂伯河，我们非常欣喜。

14.许亮、谷志远、谭桂标、郑亦胜住的大概是12号或13号，记不太清了。该号不易联系上，问房内住几人，仅划个团鱼伸出四个脚于厕所墙上，示意是四人。不得已，只好趁狱卒不注意时，在由散步场回牢号时，设法强行从其窗口上投进了纸团，促他们赶快按指定秘密“信箱”来信。与他们正式打通联系，已是五月了。得知谷志远因重病于三月间去过养病室。他在养病室曾听到“外面的情况不好。”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更加强了联合绝食斗争的准备，以配合李、林、马在法庭上的斗争，并且盛世才可能接着提审我们，在其提审以前先予有力抗议行动，以杜绝对我们可能有的幻想。

15.关于联合绝食斗争应提的斗争目的与要求，复食的起码条件，以及抗议书的写法，费了多次往返通讯商讨，商讨到六月底止。根据在迪化工作同志们的意见，由于盛匪惯于搞秘密审讯这一情况，最后取得一致的意见是：绝食斗争的口号应是严正要求盛世才立即宣布无罪释放我们，并送回延安，否则立即举行有人民群众代表参加、有新闻记者旁听的公开的法庭审讯；法庭上允许我们当众申述，反对任何非法的秘密审讯。关于复食的起码条件，应是：盛世才本人亲自派人答

复或立即宣布无罪释放或举行公审。各号抗议书按交换意见之内容由各号自拟。我们号的抗议书是李志梁起草的。

16.七月的一天早晨开饭时,四个号子同时宣布绝食,并发出抗议书。匪监狱长张思信赶忙跑来,威胁我们不许绝食,并嚷着要打我们的板子,给我们带脚镣,追问我们四个号子是怎样联系上的。我们严正告诉他,他必须立即把抗议书送达盛世才。抗议书所写的要求如得不到盛世才本人的正式答复,我们决不复食。他立即转身告诉狱卒让去拿板子来,我们当即予以痛斥,并正告他:“我们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的威胁!”张思信去后再没敢来。入夜一连几个晚上,他们从屋顶的烟筒上偷偷窥视我们。头两天我们还去散步场,以后都躺下不能动了。到第四天头午,于村被架了出去,不一会就回来,于村说,来了一个伪公安管理处的人,说抗议书已转给盛世才,但还未批下,他让大家复食,等批。被于村严加拒绝。第五天头午,李志梁被叫去,仍然是伪公安管理处的人,话还是那一套,被李志梁严加拒绝,那人气急败坏地说:“难道你们还要给政府下命令不成!”又被李志梁加以驳斥。第六天没来人。我们同号四人互相鼓励,并风趣地说:“闻名于世的印度甘地为期六天的绝食中间还吃羊奶,我们不吃任何东西度过了六天,比甘地坚强得多……。”到第七天头午,李志梁又被架出去,来了一个伪督办公署的人,说是盛世才已批复,同意公审,等大家复食后身体稍复原即可开始。李志梁问他说话能否算数。他说:他是正式代表盛世才来答复我们的。李志梁回牢商议之后,同意暂复食。下午复食已是绝食整整七天了。其他各号也在同样情况下同时复食。

17.复食后，王谟一直卧床不起，情况危急，被狱卒抬走。

（三）第四监狱南小院时期

（一九四三年八月至年底）

1.大约是八月，我们一号牢李志梁、于村和我，被调出东院，送到南小院。初以为这里是候审的地方，可能即将过堂。我们加紧了过堂的准备，一切为了坚持气节。但等了好几个月，也没见动静。

2.这期间，我继学完了毛泽东抗战言论集以后，又学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一些章节和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并向李志梁、于村介绍了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经验和体会。并开始试用俄文学习联共党史。

3.南小院只一排房，共八个号子。经仔细观察，没发现有我们的人。为了获得政局动态，十一月起决定与邻号群众联系，开始与顶头那一端的一号牢联系上，内住一姓赵的，曾和于村在反帝会共过事，他来信告诉于村说，有人以“何必与铁木抗衡”为词，让顺着魔头（指盛匪）捏造情由作供，他问于村能否这样作？于村当即函复他，决不可乱作假供，在任何威逼下不应屈从。紧邻我们的这个牢号住了一个盛世才军官学校的教官名叫张振远，他听到我们人中有人朗读英文，要求隔墙教他学英文，我们商定由我教他学英文。他隔墙告诉我，他被诬陷与苏联军事顾问有勾结而下狱。他还说，魔头（指盛匪）前不久去重庆参加了国民党的一个什么会，会上大放厥词，虚编了一套，得到蒋介石当场表扬，夸盛世才

守土有方“为国家尽了忠，为民族尽了孝”。经问可否告诉详细内容。张振远答应传给一本杂志看，上刊有盛世才虚构的一套详细内容。接着在散步场的雪堆里予以转来。原来这是一本盛世才倒向蒋匪怀抱后新出的一种杂志，名《新新疆》（是几月号，记不起来了）。上面刊有盛世才写的一篇文章，内容是说他执政以来先后破获了三次大暴动案，以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二日阴谋举事的这最近一次即第三次大暴动案规模最大，有国际背景，不但要推翻他的政权，还企图使新疆脱离中国版图。文章上还罗列了一大串名字，说是业已一网打尽，其中列有孟一鸣、潘柏南、刘希平的名字。文章上还把宋美龄吹捧到肉麻的地步，向国民党备极献媚。从此，我们开始获悉了盛世才的阴谋底细。

4.十二月初，王谟回号来，始知他被架到养病室去了。王谟告诉我们，他在养病室遇到了李啸平，李啸平嘱他回来时转告大家：李在过堂被刑讯时昏死过多次，庭上出现了孟一鸣、潘柏南、刘希平三个叛徒，要大家提高警惕，不要上叛徒的当。李啸平还告诉他：陕北已有了广播电台，天天向全世界播音。

（四）盛匪管辖下的第二监狱里院时期

（一九四四年一月至六月）

1.从四狱南小院调来第二监狱时，我们号四个人与许亮、谷志远、谭桂标、郑亦胜合在一起。先是住二监的新监狱，不几天又调来里院北排七号，是一个半黑号的牢房。来此第二天就收到马殊从窗口投来的纸团。马殊昨晚听到我斥

责狱卒的声音，知道我们来了。从其来信中，始悉他自四狱东院调出后，就送到天主堂过堂，敌人先利诱后威胁，逼他屈从，均被击退。他坐了老虎椅受了重刑，仍不从，最后叛徒潘柏南出面诱降时，叛徒当他面大骂徐杰和马绳子（指我，此系我的绰号），他因宁死不屈，被送来黑牢监押迄今。他还提到当时伪法官中不仅有盛世才的人，还有自称是来自国民党中央的人，这些人动辄开口骂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国际已解散，中共也应解散，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中共愿为三民主义彻底实现而奋斗是假的，等等。马殊建议让大家在这些方面也要作好加以驳斥的准备。马殊还谈到在候审室与林基路同志联系上了，相互约过竞赛。在接到马殊来信的第二天，我们就给马殊写了慰问致敬信。

2.根据马殊的建议，大家着重学习了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并以毛主席在此书中的教导为指南，拟订了大约上十个题目，以备一旦国民党在法庭上骂我党我军时，好予以驳斥。并为此彼此间试行了假过堂，一人审，一人答，其余在一旁鉴定，这样的学习进行了好久。

3.在这同时，经过厕所隔墙打通了与东排各号我们人的联系，获悉东排住有：马洛夫、余旨祥、张东岳、高登榜、曹建培、陈谷音、段进启。通过他们还获悉黄义民、任远光夫妇也住在东排。夫妇能合住在一起必有问题。又听到此二人骂徐杰害死了他们的孩子。实属反动已极，故我们一直没与之联系。根据马洛夫来信，余旨祥有动摇，我号提议各号联合来一次绝食，马洛夫说他们号因有余旨祥无法展开讨论。

4.以后又经过东排送来了西排的来信，获悉除胡鉴、白

大方，陈浩然外，还有彭健等人以及航空队一些人住在西排。彭健对联合绝食一事也表示暂不进行，暂仍进行此起彼落的各个号分散的斗争，以待时机。彭健还提醒大家：特别警惕孟一鸣，孟一鸣是个最伪善的人。彭健还对段进启在通讯时不时流露有伤感情绪，提出要他“加强涵养”。

5.三、四月间，突然一天伙食改善，发来白面馍和小葱拌豆腐的菜，并且一连吃了好多天好的，大家警惕地料将过堂，因为素昔盛世才要过谁的堂，总是先给这些将过堂的人一些好吃的，以资利诱，从而都进一步加强过堂的准备，以便击破敌人的任何威胁利诱，坚持共产党员崇高气节到底。

6.就是在这些日子里，从“隔窗喊话”中听到各邻号群众间彼此互通情报，说是大批国民党的官员被捕入狱，里院东、西两排已住了不少这样的人，其中包括国民党省党部的书记长和各厅厅长。说是盛世才用请客方式把他们请到督办公署悉数加以逮捕的，国民党军队的人没去赴宴，没抓成。隔不久，又听说盛世才去苏联领事馆悔过，要求恢复与苏友好，同时还派了一个姓任的（即任栋梁）去莫斯科游说去了。因为看不到报纸，这些内幕新闻，我们半信半疑地听了，但我们迄未放松准备过堂的事。

7.约计是五月的一天，一个大风之夜，半夜里我们被闹醒，窗外紧邻高高的围墙上，武装的军警跑个不停，枪托与刺刀相撞击声，汽油筒与地面碰击声，脚步声，显出是很多人的迹象。翌晨，就听到：原来昨夜盛匪密令烧毁里院，拟对外宣布里院犯人暴动，被镇压。为此，汽油、柴草堆满了四周围墙，城墙上布满持有机枪的武装军警岗哨，正已各就各位预备，等待信号枪一响，即纵火的纵火，开枪的开枪，来个

血洗里院。但却在这一刹那时间，事被朱绍良获悉，因里院不仅有中共人员，而且还间号地囚禁了国民党的大官，特急派来军队包围了二狱，予以制止，这才避免了一场大祸。

8.我们闻讯后，正半信半疑问，果然在放风场上见到国民党接管监狱的布告，警务处长署名是胡国振，而不是李英奇了。布告上着令犯人不许违犯狱规，如有违犯，定予严惩不贷等等。

9.接管后的监狱，相当一个时期流动性很大，而且也很混乱。牢号外管狱的是国民党人，牢号里押的有一部分也是国民党人，他们之间的串连，给我们带来许多国民党内幕新闻，新闻之快、之奇、之真，简直非一般人所能想象。这些新闻不仅在里院内听到，而且其后在养病室也传来予以证实的情报，如：盛世才已被朱绍良送到南梁“南花园”隔离了，仅给一卫士，正强制办交卸；说是盛世才逮捕迪化国民党大小官员后，给蒋介石的电报却捏造说，这些国民党人查明是中共地下人员，但同时盛世才并在去迪化苏联领事馆悔过之后，又派了一个姓任的专门持亲笔信赴莫斯科见斯大林表示悔过。信上他不打自招地道出了真情：他之所以制造“四·一二”假案，是国民党蒋介石让干的，他是迫于蒋介石的压力才犯这一错误，现在他已逮捕了新疆的全部大小国民党人，以此为保证，请求斯大林大元帅能谅解他，允能重新接受他的输诚，恳求重新与苏友好。但却被斯大林将原信转给了蒋介石。蒋介石一面电复盛世才，令其对所押国民党人不得自行审理，着等待即将派来的中央审判团共同处理，一面急派亲信朱绍良秘密飞迪化，抵机场时先将国民党军队于四周后，才通知盛世才去接，当场出示蒋亲笔信调盛